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耀基

二〇二四年 十月號

專題：肇慶的文學山水

黎保榮、趙鳳平、黎曉陽、楊芳、文河子、
鍾道宇、李羅斌、徐金麗

文化綠蔭：我的奧運「韻事」／朱少璋

寂寂東院道／黃秀蓮

萬花筒：《蘇東坡·五年黃州》的必須與挪移／蔡錫昌

藝海鈎沉：香港早年通俗文學經典代表作／鄭明仁

學苑春秋：遊園



《翠綠西堤·星湖》（梁劍攝）

限時冒險

身披綠色衝鋒衣

手握紅色計時器

我等待着一場冒險 向我發出邀請函

嚮導擁有絕對的話語權

一旦加入 便由不得自己

搖晃 加速

從二十一世紀回到二十世紀

這是調皮的城市送給初訪者的限時穿越

我看到樹根在泥土中肆意生長

扎根 盤踞

它不知道地面的鋼筋何時變成了森林

離開需要密碼

向怡婷

目的地一閃而過

索性享受冒險

衝刺 驟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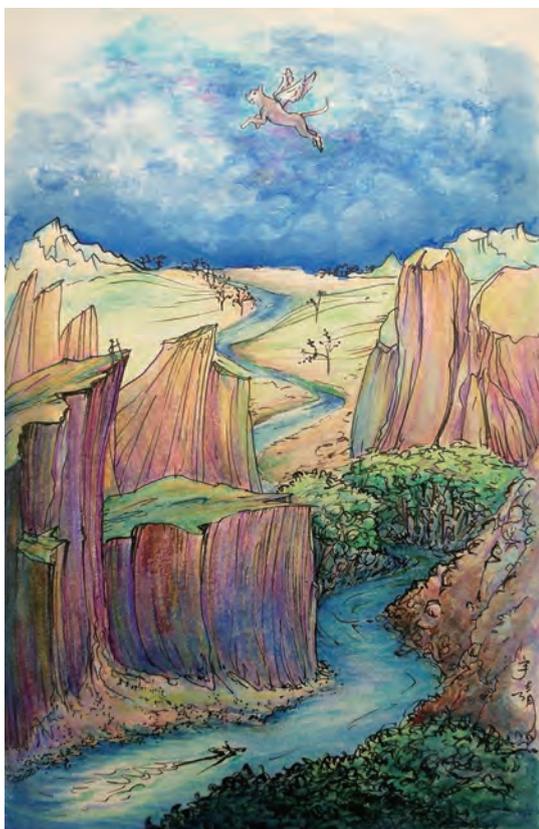
前方怪獸出沒

穩住步伐 再蓄力一戰

數字歸零

我舉起手 與嚮導默契擊掌

（向怡婷為香港青年作者、香港都會大學創意寫作文學碩士課程學生。）



圖：潘宇清

潘振明

肇慶的眼睛

在這片古老而又富有生機的土地上，肇慶如同一幅精緻的小品，展現着江山如畫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歷史。本期專題聚焦於肇慶的山水文學，旨在透過詩意的文字，帶領讀者走進這座城市的心靈深處，感受那份獨特的魅力。從星湖的波光粼粼到端州城的歷史遺蹟，這裏的每一個角落都蘊含着漫漶歷史煙塵搖落的話題。

在「肇慶的文學山水」專題裏，我們透過文字勾繪，將肇慶這座城市的風光盡收眼底。如同文中所描述的湖光山色，蔚藍的天空下，湖水如明鏡，山巒如卷，這些豐富的自然景觀交織出一幀幀如詩意的風景照。例如，文中提到的「盛讚肇慶星湖的秀美景色」，這句譽揚之詞彷彿將讀者帶入一片神秘而寧靜的山水畫卷之中。

端州城，這座古老而充滿韻味的城市，在文中被描繪得栩栩如生。街巷縱橫，胡同交錯，每個巷弄背後都隱藏着一段動人故事。榮獲「寶月台」之名的荷花盛開之景，如同一框生機盎然的風貌，勾勒出古城的瑰麗丰姿。例如，「到了夏季，荷香瑟瑟……紅荷翠葉」的刻劃，使得讀者彷彿置身於夏日的荷花塘畔，感受到了那份靜謐與生氣。

個別作者以「星湖是肇慶的眼睛」作為隱喻，表達了自然環境對於人類心靈的滋養。在這裏，星湖的水不僅是自然的象徵，更是一種心靈的寄託。當作者在雨中漫步於湖邊，面對着「煙雨迷濛」的景象時，內心的思緒也隨之飄蕩，讓人感受到文學與自然的共鳴。

在最後的回顧中，專題以對於肇慶的思考作結，重申了這片土地的獨特性。無論是「青蓮湖」、「紅蓮湖」還是「七彩紫荊」，都在作家筆下化作生動的意象，讓人沉浸其中。

作者在文中提到「我必定是要回來的」，這句話不僅表達了對故鄉的牽掛，也引導讀者思考對於根源的認同與情感。

總而言之，本期專題如同一曲悠揚的山水交響詩，透過多樣的視角與細膩的描寫，讓我們得以在文字中感受到肇慶的靈魂。每一篇文章都是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這座城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四年十月號 總十八期

卷首語

1 潘耀明

肇慶的眼睛

專題：肇慶的文學山水

4 黎保榮

悠久的地方與現代的世界眼光——肇慶文學特性之我見

8 趙鳳平

悠悠碧水清 一峽越古今——遊羚羊峽古棧道森林公園

1 黎曉陽

老城印記

1 楊芳

又向星湖聽雨來

1 文河子

端硯

1 鍾道宇

我心安處是我家

2 李羅斌

那年那月那座山

2 徐金麗

我只能把春天再寫一次（外一首）

文化綠蔭

2 朱少璋

我的奧運「韻事」

2 黃秀蓮

寂寂東院道

2 林中英

滿眼是寶

萬花筒

2 蔡錫昌

《蘇東坡·五年黃州》的必須與挪移

1 張可

三月手記

1 舒非

給故友

2 李烈聲

濠江阿婆井

藝海鈞沉

3 鄭明仁

香港早年通俗文學經典代表作

學苑春秋

3 蒲葦、林嘉穎

〔師說師文〕遊園

3 陳雪寧、姚梓齊

〔學府點滴〕遊園

3 羅詩梨、陳穎

限時冒險

3 向怡婷

限時冒險

3 潘宇清

香港作家手跡（金耀基《守住文化的品味》）

封底內頁

詩緣西子湖

封底詩、圖

杜若鴻

33



28



二〇二四年十月 總十八期

專題

肇慶的文學山水

黎保榮、趙鳳平、黎曉陽、楊芳、
文河子、鍾道宇、李羅斌、徐金麗／撰

肇慶人文薈萃，山水相間，星湖更是首批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七星岩景區被譽為「人間仙境」，鼎湖山景區被譽為「北回歸線上的綠寶石」。受這人傑地靈的水土懷抱，自然孕育出優秀的文學與人才。

「肇慶雖然地處偏遠，但是就其歷史文化而言，卻有着較為深厚的底蘊，而這應該歸功於其文化的交流……」肇慶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黎保榮從肇慶文學的印記，區域與邊緣的價值，現代性、獨特性、先鋒性，闡述其悠久的地方特色與現代的世界眼光。

「行走古道，就像翻閱一頁頁的詩書……」肇慶作家趙鳳平在秋高氣爽之時，漫步羚羊峽古棧道，發懷古之思情，賞江山之秀美，讓心徜徉於山水之間。

肇慶作協副主席黎曉陽望過斑駁的城堞、深巷老宅中的院牆，「對省城那份熱熾的嚮往消失了，心頭莫名其妙地湧起一陣又一陣對老街的眷戀」。

「行走於星湖邊，煙雨迷濛……更似在夢裏遊。」微風細雨中作家楊芳遊星湖，盡是暢意。由古代西江餘瀝到今日的肇慶眼睛，星湖「為這個城市提供庇護和濡養」。

「需要經歷多少滄桑和煎熬／從石頭昇華成端州一朵紫雲／／脫胎換骨成爲石頭中的貴族」，詩人文河子詩詠肇慶名產端硯。

肇慶老城中的山水景致吸引各種鳥類，「『看得見青山，望得見綠水，記得住鄉愁』這句話講的不正是眼前的這個小鳥的新天堂嗎？」肇慶作協主席鍾道宇高呼我心安處是我家。

「陣雨，很快就停了，兩夥人就又開始上路了。混亂間，兩夥人把花轎給調錯了……」這樣的一樁亂事，究竟如何收場？難道有出人意表的結局？作家李羅斌細說那年那月那座山的故事。

肇慶作協主席團成員徐金麗徘徊於風雲、花鳥、病患，但依然對人生充滿希望，在冬至交出時光的借據，並把春天再寫一次。

仙名龍靈，脈脈有情，硯都肇慶，文在山水。

——編者

「肇慶雖然地處偏遠，但是就其歷史文化而言，卻有着較為深厚的底蘊，而這應該歸功於其文化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肇慶在中國史甚至世界史上都佔據一定的位置。」作者從肇慶文學的印記，區域與邊緣的價值，現代性、獨特性、先鋒性，闡述其悠久的地方特色與現代的世界眼光。

——編者

悠久的地方與現代的世界眼光

——肇慶文學特性之我見

黎保榮

眾所周知，肇慶地處西江流域，具有兩千多年歷史，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是嶺南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是粵語的發源地，也是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最早的交匯處，其作為明清兩廣總督府的時間逾一百八十年，即從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至清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但是這種說法在今日雖可謂實事求是，但也不夠全面。肇慶雖然地處偏遠，但是就其歷史文化而言，卻有着較為深厚的底蘊，而這應該歸功於其文化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肇慶在中國史甚至世界史上都佔據一定的地位，因為肇慶不只是肇慶的肇慶，它還是中國的肇慶與世界的肇慶。

肇慶文學離不開肇慶文化，就肇慶文化交流而言，它主要可以歸納為如下幾種交流類型。一是宗教文化的交流，如禪宗六祖惠能、石頭希遷等肇慶本土人，也有利瑪竇、龍母、榮睿等外來者，利瑪竇登陸中國大陸的第一站就是肇慶，並在此居留六年傳播西方科學與天主教，開啟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文化交流。二是學術文化的交流，如李紳、李北海、蘇東坡、周敦頤、陳白沙、屈大均、全祖望、陳恭尹、郭沫若、唐弢等外來人，陳欽、陳元父子、莫宣卿、彭泰來、陳煥章、吳大猷、黎雄才、鄧文中等本土人。三是政治文化交流，肇慶在明清兩代作為兩廣總督府所在地，起到的主要是一種政治文化交流的作用，而就肇慶政治文化交流的知名人物而言，有包公、孫中山、葉挺、彭湃這樣的外來者，也有陳一龍、蘇廷魁、梁寒操、余漢謀、周其鑑這樣的本土人。如果說肇慶宗教文化交流是最具世界史價值的文化，尤其是利瑪竇（耶穌會）與六祖惠能，那麼學術文化交流與政治文化交流則是在中國史上具有一定價值，其中吳大猷、鄧文中、黎雄才等學人也有着一定的國際影響。而就肇慶歷史文化名人的走向來說，或者是外地人或外國人路過肇慶，



留下南北或中外文化交流的蹤跡；或者是本地人離開肇慶，去開拓自己的南北或中外文化交流路徑。

從歷史來看，肇慶文化交流在漢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和現代這幾個時間段，都可謂代不乏人，但是最繁盛的應該算唐朝、明朝和現代，那也是由於肇慶在那幾個時代都出了一些有影響力的文化名人，包括上述提及過的唐代六祖惠能、石頭希遷禪師，現代的陳煥章、吳大猷、黎雄才等，至於明代，不用說是由於被譽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利瑪竇。

那麼，在如此文化浸潤之下的肇慶文學，它又有何特性？

悠久的文學印記

首先是悠久性。

古代諸多文人墨客順流而下，通過西江到達肇慶，故此「在小說方面，其實以肇慶為背景的小說在中國小說史的早期便已出現。晉代干寶撰的《搜神記》中的志怪小說《鵠奔亭》，故事發生在高要縣和廣信（封開）縣，女主人公是廣信縣婦女蘇娥，時代背景是東漢。唐末文學家裴鉞的傳奇文學作品《孫恪傳》（又稱《袁氏》），故事發端和結局在端州的峽山寺和羚羊峽。」（黎保榮、楊芳：《關於肇慶文學與文學地理的對話》，《特區文學》二〇二〇年第四期）李紳、李北海、包拯、陳白沙、屈

大均、全祖望等古代文人，陳煥章、郭沫若、唐弢等現代文人都曾在肇慶留下了詩文。

地方文學與邊緣的價值

其次是地方性。

由於肇慶文化具有一定的世界性，這就使得屬於地方文學的肇慶文學，顯示出一定的世界眼光。對於具有較大的世界影響的利瑪竇和惠能，肇慶作家不約而同地顯示出對其的挖掘性寫作，如鍾道宇寫利瑪竇的長篇小說《仙花寺》、何初樹的長篇小說《六祖風幡錄》、謝遠謀等的戲劇《梅花六祖》、楊芳的《守河者》等。於此可見作者對肇慶文化的熱愛，對其曾經的世界性影響的一種追慕與懷念。但是，肇慶作家雖然寫作世界題材的作品，但真正具有世界視野的並不多見，更多肇慶作家只是把肇慶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文化作為一種題材來看待，視野比較狹隘。

故此，肇慶作家把眼光局限於地方，就不足為奇了。如鍾道宇《紫雲》、《即墨侯》，覃志端《寶硯莊》（一二部）等端硯題材小說；林炳坤《匪碑》、《牛戲》、《葉雀》等封開題材小說；李羅斌《船歌》、《何屋的故事》等懷集題材小說；白炳安的《詩意肇慶》、徐金麗《與時光對白》等肇慶題材詩歌；何初樹《空降農民》、《春暖歸途》等肇慶題材報告文學；楊芳《守河者》、趙鳳平《柴火裏蒸》、

李美玉《追影尋夢》、李羅斌《懷集茗醇》等肇慶題材散文；楊樺《煙雨丹青》、《紫芸》，曾廣南《粵城村事》、《閱江鐵軍》、《西江赤焰》、《初心永成》等肇慶題材戲劇，都大致如此。或者說，他們也想進入一個更高的創作境界（如鍾道宇、林炳坤、楊芳都體現出自己的突破），但是能力所限，有心無力，所以並未達到這一境界，尚待努力。

「地方文學」這個概念，有時稱為「地域文學」、「區域文學」、「文學地理」、「地方寫作」，它一方面具有地方色彩、地方氣息、地方意識、地方視野，但也可能或也應該具有中國意識、世界視野。如果沒有影響，那麼肇慶將還是原來那個偏遠的山區——文化「山區」，雖然安靜，然而孤獨。那麼，是不是寫作地方題材的作品，就不能成為傑作呢？也不是，主要是看作家的創造力與思想，例如魯迅的《阿Q正傳》、沈從文的《邊城》、巴金的《家》、老舍的《駱駝祥子》、莫言的《紅高粱》、張承志的《心靈史》、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馬爾克斯的《百



由於肇慶文化具有一定的世界性，這就使得屬於地方文學的肇慶文學，顯示出一定的世界眼光。圖為肇慶七星岩標誌性景點水月岩雲。（梁劍攝）

年孤獨》，不都是寫地方嗎？同樣是寫肇慶，廣州作家謝有順的散文《嶺南觀鳥記》視野就比較獨特。實際上，題材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作品是否能夠蘊含巨大的歷史隱喻，深入的人性挖掘，深刻的、批判性的思想內涵，頗具創造性的藝術形式。

只不過邊緣也有邊緣的價值，因為沒有邊緣，也就沒有中心，邊緣並非中心的襯托，而是中心的基石。有學者指出「以內陸腹地的成都為例，李劫人、郭沫若等知識分子的個人趣味、思維特點就與京滬主流有異，形成了近現代嬗變的地方特色。這一『地方路徑』值得剖析，它與風姿多彩的『上海路徑』、『北平路徑』一起，繪製出中國文學走向現代的豐富性。沿着這一方，我們有望打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的可能。」（李怡：〈成都與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地方路徑問題〉，《文學評論》二〇一〇年第四期）這對於文學的「肇慶路徑」而言，可謂不謀而合，值得重視。在此意義上，肇慶作家可以無需顧慮，大膽寫作肇慶題材作品，但應該盡量寫出一些獨特性，挖



掘出旁人不知的地方歷史細節，寫出屬於地方又超越地方的「這一個」，在這個層次上再做進一步的思考，不要滿足於做一個地方風俗人物的介紹者，也不要滿足於展示個人的小情懷，而要讓地方性成為獨特性的契機。就拿小說創作而言，在敘事視角、人物塑造、故事架構、情景細節、語言風格等方面做好了，其他方面就水到渠成了。

肇慶文學的現代性獨特性先鋒性

再次是現代性、獨特性與先鋒性。

令人欣慰的是，近十年，有幾個肇慶作家如陳陟雲、梁寶星、路魁等，以其高質量的作品，體現出肇慶文學的現代性、獨特性、先鋒性的特徵。

陳陟雲是知名詩人，他的詩歌既繼承了中國古代詩歌的「隱秀」傳統，也繼承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新詩傳統，具有現代性維度與獨特眼光，追求語言精緻與詩意豐厚，書寫生命幻象與人格志向。他的詩歌用一個詞概括就是「清峻」，分而言之則是精緻、思辨與寒氣。而九十後作家梁寶星，小說分別刊載於《花城》、《中國作家》、《香港文學》、《小說月報》等，出版小說集《塞班島往事》、《海邊的西西弗》，曾獲廣東省有為文學獎長篇小說獎、賀財霖科幻文學獎等獎項。

這些年風頭正勁的是九十後小說家路魁，他是個異類。他大學本科學工科，也曾在大城市廣州的

設計院工作，六年前棄工從文，回到肇慶山村的家裏從事專職寫作，做自由職業者。幾年來，他一直在成長，作品在全國遍地開花，《收穫》、《人民文學》、《鍾山》、《花城》、《青年文學》、《作家》、《長江文藝》、《小說月報》等知名文學刊物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已出版長篇小說《暗子》，中短篇小說集《角色X》、《夜叉渡河》、《吉普賽郊遊》，他也曾獲「《鍾山》之星」文學獎、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等獎項。就路魁的長篇小說《暗子》來說，它表現出一種異類的虛無，或向虛而在的內涵，以異類的身份、異類的空間、異類的信仰層層展開，而人物對「起源」的追問，不過是「向虛而在」的藝術想像罷了。《暗子》具有一種世界文學的自覺，傾向的是對人類、存在、結構的追問或思索，表現出一種新的眼光，為此，他的荒誕與中國前輩的社會型荒誕也有異，他指向的是一種存在型荒誕。他的這部小說神似卡夫卡，缺乏鮮明的地方性（但其中短篇小說呈現出一定的地方性），而具有一種隱喻性和先鋒性，可稱之為「類觀念性寫作」。《暗子》的邏輯力量很強，敘事結構和知識結構比較複雜，衝擊讀者的審美情性，表徵着一種新的、我們尚未充分意識到的文學精神。

（作者為肇慶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三級教授、文學博士，曾獲中國文聯評論獎、廣東省魯迅文學獎。）

「行走古道，就像翻閱一頁頁的詩書，一步、一景、一詩，一路流淌着的是古今騷人墨客的詩情畫意；一橋、一亭、一碑，一路的訴說着嶺南古郡肇慶的山川秀美、人傑地靈。」作者在秋高氣爽之時，漫步羚羊峽古棧道，發懷古之思情，賞江山之秀美，讓心徜徉於山水之間。

——編者

悠悠碧水清 一峽越古今

——遊羚羊峽古棧道森林公園

趙鳳平

「幾疊風帆掛夕陽，萬重雲嶂鎖羚羊」，詩中所寫的「羚羊峽歸帆」是肇慶八景之一。羚羊峽位於西江肇慶城區下遊，由山高坡陡的羚羊山與爛柯山雄踞西江兩岸而成。滔滔江水，進入羚羊峽內，河道收窄好幾倍。每年汛期，滾滾洪流，以雷霆萬鈞之勢，穿峽出谷，如猛虎出山，是肇慶一景。而在平時，峽道一帶，一江碧水，兩岸青山，山水相映，也是一幅「江山如畫」圖。

羚羊峽的山傳說乃仙羊化石，是仙人鞭羊過峽東下廣州時，見這裏的山川秀美，就將一頭仙羊放下，因而得名。羚羊峽是西江小三峽（羚羊峽、三榕峽、大鼎峽）之一，與長江三峽、虎跳峽、三門峽等並列為我國著名的三峽。它是西江河段中風景最美的峽谷，有着「華南第一峽」的美譽。峽中兩岸峰巒起伏，怪石林立，風光秀美，在唐代已成為端溪妙景，歷來是詩人墨客登臨之地，歷史文化古蹟眾多。杜甫的祖父杜審言、寫《端州石室記》的唐代書法家李邕、寫《憫農》的詩人李紳、北宋的蘇軾等文人雅士，都曾遊羚羊峽，並留下傳世之作。

若干年前，依託青山、綠水等自然資源與人文歷史資源開發的羚羊峽古棧道森林公園建成開園，很早之前我就想全程走一次的了，但全程近十公里，每次走幾公里我就覺得熱呀累呀而折返，今天，碰上多雲而清涼的好天氣，我決定將全程走完。

城區公園眾多，但長長十公里的山水相連，古蹟眾多的森林公園，帶給遊人的感覺真的不一樣。

連通兩廣的重要陸上通道

羚羊峽古棧道是古代通過西江進出肇慶、連通兩廣的重要陸上通道。據史料記載，明代以前，棧道為縉夫長年累月踩踏而成，行



掩映於歲月煙塵中的羚羊峽古道，積澱着深厚的歷史文化，行走古道，就像探索一段段的歷史。

（肇慶市作家協會提供）

走不便。後經明清知縣陸駒、裴盛清等人的不斷修路築橋，使峽路成通途。千百年來，無數縴夫曾在棧道上拉着逆水而行的船隻艱難前行，縴繩磨損着他們的脖子，磨損着山邊的岩石，那岩石上的道道縴痕，記載這千百年來羚羊峽縴夫與大自然搏擊、與命運抗爭的歷史，刻錄着縴夫艱辛的生存印記。

看着岩石上深深的縴痕，我眼前彷彿出現一排排弓背哈腰、艱難挪步的縴夫身影，耳邊彷彿聽見一串串「嗨呵，嗨呵，嗨呵……」的縴夫號子，是他們用縴繩把包拯拉到了嶺南古都，開始了包公在端州的三年成名歲月，成就了這位成名在端州、揚名在開封的「包青天」；也是他們用縴繩拉來了意大利學者利瑪竇，在端州，他繪製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山海輿地全圖》，編寫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字典《葡漢辭典》，第一次把西方

數學文明特別是數學的經典「歐幾里得幾何學」傳播給中國人，使肇慶成為中國現代數學的起源地和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他們還用縴繩拉來了宋之間、張九齡、莫宣卿、倫文敘等等的文人墨客、商旅官賈。在那靠人力、風力航行的年代，無數縴夫用肩膀撐起艱難的生活，也撐起了肇慶水運的繁榮。

往昔，縴夫們走在古道上，腳步是沉重的；今天，我們走在古道上，腳步是輕鬆的，因為我們只是來看風景的。

詩情畫意 無限風光 心靈享受

棧道在江邊，視野開闊，風景無限好。棧道這邊，山高林密，綠樹翠竹，溪流鳥鳴，野趣無限；棧道那邊，白雲朵朵，江水悠悠，涼風習習，天高江闊。走在棧道上，滿眼是青山與綠水，一路是綠影和清風。人們都喜歡遊山玩水，走在依山傍水的棧道上，山林的幽深與寧靜，江水的浩蕩與悠遠，讓人頓覺心胸開闊，神清氣爽，煩惱盡消。

我喜歡站在親水平台上，看悠悠東去的江水，看眼前白白的蘆葦和青青的山。一江碧水，兩岸青山，一片蘆葦，幾葉輕舟，就這麼渾然天成的成了一幅絕美的風景畫，我站在一「畫」中，感覺身邊泛著柔波的江水，正神奇的撫慰和蕩滌着我的心靈。水是生命之源，萬物因水而生，水滋潤大地，也滋潤心靈。與水為鄰，心會變得平靜與寬廣。

三月手記

張可

有風的日子

有風的日子
心晾在竿上
不停地滴水
為什麼 戀人在陰天吻別
還要撐傘

海底夢遊

風經過草原
我的裙擺開出了花
轟鳴聲不客氣地闖入
我睜開眼
卻臥在一片濕漉漉的海底
動彈不得

蝸牛

小心地滑！
一雙雙濕答答的手
拉住我的衣角
奇怪
哪裏來的調皮小孩
往我身上倒滿了膠水

(作者為青年寫作人、香港都會大學創意寫作文學碩士課程學生。)

掩映於歲月煙塵中的羚羊峽古道，積澱着深厚的歷史文化，行走古道，就像探索一段段的歷史，沿途的篙坑、定纜石、繃痕、修峽石柱、摩崖石刻、裴公十九橋、峽山碑亭、羚羊炮台等文物古蹟和一些寺廟的遺址，是西江航運輝煌歷史的見證，是肇慶寶貴的文化遺產。行走古道，就像翻閱一頁頁的詩書，悠長的古道，一步、一景、一詩，一路流淌着的是古今騷人墨客的詩情畫意；一橋、一亭、一碑，一路的訴說着嶺南古郡肇慶的山川秀美、人傑地靈。

走走停停的，一邊觀峽賞江，一邊追古惜今，近十公里的棧道，我走了三個多小時才走到峽口，說真的，是累，但值。走出峽口，那種豁然開朗、

天高江闊、我心飛翔的感覺實在太美妙了，同時，我真切的感受到了什麼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這裏的羚羊炮台，曾遏制西進日寇長達六年之久，險要的羚羊峽口，如虎口一般，嚇退了豺狼的進犯，守護着端城的安寧。我們端城，北有北嶺，南有西江，擁有兩道天然屏障，山環水繞的端城，處處風景如畫。

在秋高氣爽之時，在藍天白雲下，在青山綠水間，漫步古棧道，發懷古之思情，賞江山之秀美，讓心徜徉於山水之間，這也是一種享受。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二〇一二年獲第五屆冰心散文獎，二〇一四年獲肇慶市文藝精品獎，二〇二一年獲「學習強國」廣東學習平台徵文獎。)



「那天，我第一次領略到被藍天白雲追逐的感覺。」端州城老街的少年，有了第一次見識外面天地的經歷。望過斑駁的城垛、深巷老宅中的院牆，令將要離去的少年「對省城那份熱熾的嚮往消失了，心頭莫名其妙地湧起一陣又一陣對老街的眷戀。」

——編者

老城印記

黎曉陽



胡同雖老，卻活像一個神采奕奕的老人，時刻充滿着人間「煙火」。
(肇慶市作家協會提供)

一眉彎月悄悄探出雲影，像焦距捕捉到的影像，在朦朧的夜空中逐漸明亮、清晰，彷彿睡眠惺忪的美人舒開一雙清澈明亮的眼睛。風，陶醉了。彷彿隨月光款款而來，穿過幽邃的羚羊峽，掠過蜿蜒而秀麗的西江，像精靈一般闖進這座古老的端州城，敲響了宋城牆內永明宮上簷鈴，鈴聲陣陣，猶如珠落銀盤，驚飛了瓦脊上的一行飛鳥。

端州，又名端城，隸屬廣東肇慶市管轄，至今有兩千多年歷史。開國元勳葉劍英元帥就曾賦詩：「借得西湖水一圓，更移陽朔七堆

山，堤邊添上絲絲柳，畫幅長留天地間。」盛讚肇慶星湖的秀美景色。

星湖，境如其名。星河之畔。湖光山色，如人間仙境。每至春季，十里湖堤，馥鬱芬芳，七彩紫荊爭相競放。一朵朵，一簇簇，掛滿枝頭。倘若空中俯瞰，蜿蜒的湖岸線宛如一條七彩飛花的紐帶，把山、湖、城、江，點綴得色彩斑

爛。到了夏季，荷香瑟瑟，端州八景之一的「寶月台」荷花盛開。紅荷翠葉，宛如城中鑲嵌了一顆翡翠明珠。

我出生在端州的騎樓街，在那裏長到七歲。那時老城很小，一條東西走向的騎樓街貫穿着老城區。騎樓街有書店、藥房、麵館、打鐵舖、雜貨舖。除此以外，城內街巷縱橫，四通八達，大大小小的胡同像人體複雜的脈絡。如「米倉巷」、「擔水巷」、「五經里」、「草鞋街」、「立新街」、「水師營」，九曲十八彎的胡同幾乎每個名字背後都蘊含着一段歷史或故事。當然，胡同雖老，卻活像一個神采奕奕的老人，時刻充滿着人間「煙火」。

那時候，水電資源仍十分緊缺。每到傍晚，常有穿著背心或光着膀子的人群在「騎樓」下歇息乘涼，婦女多是坐着小板凳圍成一團，一邊搖着蒲扇，一邊借着路燈的光線做手上的活兒。更有甚者，乾脆把沙發搬到騎樓下南柯一夢……那年頭，老街朝氣蓬勃、樂也融融。「青壯年」有永遠忙不完的活，挑水、劈柴、買煤球，整天忙得不亦樂乎。小孩則是滿街滿巷地瘋跑，到了開飯的時候，大人會站在屋前，吆喝幾聲，然後某個角落總會冒出個影子來，屁顛屁顛地往這邊跑……

那時根本沒有現代的娛樂設施，可騎樓老街卻啥都是開心的玩意。哪怕是一根電杆、一條繩子、一個線圈、一個樹杈，都可能想像出創意十足的遊

戲。總而言之，那時只有你想不到的，卻沒有做不到的。爬樹攀竹，游泳翻牆，甚至打反叉倒立走路，幾乎無所不能。

臨近春節，老街年味就更濃了。端州人一直有包「裹蒸」的習俗。除夕前夕，家家戶戶在老街壘起了大大小小的各式土灶，晝夜通明，熊熊的灶火遍布城中的街頭巷尾，零落的鞭炮聲已經告訴了你，新春將至。

八十年代初，我隨父親返回廣州。臨行前的一天，我坐上父親的「二八大杠」（自行車）。鄰家謝姓女孩坐在車前架，我坐在車後架。那天她高興得手舞足蹈，不時把手伸到後面拉我的手，我則躲在父親身後扯她的衣角，她被逗得「格格」地笑。在往後很長的一段回憶裏，父親常常把她稱做「格格」。或許，那天真無邪的笑聲，從那一刻開始已經楔入父親的記憶裏。

那天，我第一次領略到被藍天白雲追逐的感覺，第一次感受到那種來自陌生而艷羨的目光。兩旁飛快倒退的房屋，路面像黏着輪子滾動起來，我們的情緒也跟隨着輪子飛轉起來。「格格」將身子前傾，展開她柔弱的臂膀，那頭平肩的秀髮像被風吹散的青煙，在風中起舞。

啊，她宛如一隻嗷嗷待哺的雛鳥，對世界充滿着無比的好奇和渴望。

望着那拉長而變形的影子，掠過斑駁的城垛，



掠過深巷老宅中的院牆，忽然，我對省城那份熱熾的嚮往消失了，心頭莫名其妙地湧起一陣又一陣對老街的眷戀。

最終，我還是離開了這座城市。離別當天，「格格」站在送別的人群裏，一言不發。她眼神流露出無奈與傷感。當我踏上客輪的那一刻，她終於飛奔過來，湊在我的耳邊輕聲說，騎樓前的磚縫裏有一把鑰匙，哪天我回來了，可以用它打開東廂的小書房。

離開老街我就再也沒見過「格格」了。我曾在九十年代前回去過兩趟，找到她楔入磚縫裏的鑰匙。那時「格格」一家搬離老街已經好幾年了。記得推開那矮小的門扉，空氣中充斥着一般陳舊的黴氣，書架上掛着一把結他，書籍已經發黃了，被一塊繡着「日月」的大紅花布覆蓋着。

離開「倒數」的人群，循着璀璨的燈光穿過人流如織的騎樓街，我在尋找那熟悉而又陌生的騎樓。忽然，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撲面而來，我發現東廂的門頭上面寫着「易燈書店」，我的腦海馬上閃出了那塊大紅花布和結他……

（作者為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肇慶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出版有長篇小說《駐村記》等。）

給故友

怎麼沒一點跡象
你就這樣離去
如此突然 始料不及
向來你是很有交代之人
我們有好幾年
同在一間辦公室上班
記得你坐在辦公桌前的樣子
眼鏡下的專注 孜孜不倦

那時中環相當繁榮
走上一條街便是龍子行
我們常常利用午休逛街
走進名店
你看你的 我走我的
很多年後遇到

你笑說當年買的毛衣還沒能穿完
你是一位好同事
性情溫和 待人誠懇
辦公室複雜爭鬥
與你無關

幾位性格相近的同事
自然而然走在一起
還記得和大姐夜遊避風塘嗎
還記得我們到訪你坪洲的家嗎
你那乾乾淨淨的廁所

（作者為香港詩人、作家、資深編輯。）

舒非

完全不像是單身漢的
你並非單身
太太在廣州教書
你的專業是歷史
我熱愛的是文學
我們有共同話題
就是聊鍾愛的女兒

三十多年前你送我一個名牌錢包
較小 香港不好用
每年去歐洲 我便帶上
怎麼這麼不幸
這次在巴黎被偷掉了
我悵然好久
不是因裏面的錢
而是珍貴的錢包

跟大姐談我們的年代
多少共同的記憶
不知已在天上的你
知不知道
我們是那麼懷念你
捨不得你
但願來世
我們還可共事
碼我們都喜愛的文字

「行走於星湖邊，煙雨迷濛，如煙如霧，雨中行，更似在夢裏遊。」微風細雨中遊星湖，最是暢意。由古代西江餘瀝到今日的肇慶眼睛，星湖「為這個城市提供庇護和濡養」。

——編者

又向星湖聽雨來

楊芳

在端州城裏呆了好些年後，我離開了，離那些熟悉的風景遠了，未曾想到的是，之前熟視無睹的事物，在距離間隔開之後，竟然生起一種莫名的想念來。有時它就那樣不經意地進入你的思緒，擾動着，牽扯着，尤其是在濕漉漉的雨天，她像是一個草青色的夢，隨風潛入你腦海，又隨雨絲的飄蕩觸動你多愁善感的心，讓人的心湖不禁惹起陣陣漣漪來。

這麼多年之後，我想要寫寫星湖了，其實在早些時候，初到端州時，我曾寫一些關於她的文字，但好像不大滿意，只覺得寫得太淺了，於是放下來了就放下來了，沒想到的是，一擱竟是那麼多年，可是，一旦重新提起筆來，好像覺得熟悉的東西卻不知從何寫起。為此，我特意去翻閱了資料。一查方知，今日所見波光激灑的星湖，竟會是這般來歷，真令我這個原以為對此地山水風物已相當熟悉的人大感意外。那些星湖的陳年舊事，就像在我心中下了一場雨，我跟着雨走，越走越長久。也許歷史本就是一場下到地老天荒的雨，星湖只不過是其中的一滴，我們沒有人能不被這場雨所滋潤。相比之下，自然之雨忽驟忽停，忽重忽輕，而歷史之雨，則似真如幻，從不停歇，打濕心田。

原來，古時肇慶稱「兩水夾洲」。西江之水，一從城南出羚羊峽，一在七星岩出後瀝水。西北支淤塞被截斷後，遺留下大致東西向分布的十多公里長的串珠狀小湖，這些低窪地帶被稱為「野塘」，也就所謂瀝湖了。

就算是人稱的「野塘」，在當時也不是空無一物的。據《廣東新語》載：「野生荷花、菱、芡之屬甚眾，以水深，蓮莖長至二丈」。可以想像這「接天蓮葉無窮碧」是何等壯觀，而這繁茂的荷、菱、芡更成為肇慶名產了。

我可算是寡陋，但本地上了些年紀的人，對星湖是最清楚不過的了。今日的星湖，是在一九五五年由廣東省水利廳撥款改造瀝湖所成。當年



萬人下湖清淤，用雙手與大自然搏擊的熱鬧沸騰場面已不復見。但可以想像，這以集體智慧創造的奇跡，這百餘頃廣闊的水面，曾記錄下多少人類與天地搏鬥的偉績啊，人定勝天，歷史昭然，只有人類，才是自然真正的主宰。

說起這個「瀝湖」的最早開發，似乎還與一位歷史名人有過一段淵源呢。原來，北宋年間包拯主政端州時，在繼前人陳堯叟築西江堤後，決定將護城堤圍續向西邊構築，並首開瀝渠（今稱後瀝水），將西江北邊故道瀝水進一步排走，使瀝湖（今星湖）變為魚塘、荷塘、野塘與水田，還可作簡易水庫集水。因此可以說，瀝湖，即現在星湖的山水布局，是包拯時已規劃出雛型的了。當年的包拯可不是出於文化



我的夢裏總有陣陣清綠的濕氣向我吹來，彷彿一條綠絲帶，常飛進我夢中，牽引着我，走向那一湖瑩瑩的綠。
（肇慶市作家協會提供）

上的目的，純粹是為了解除當地老百姓的疾苦，興修水利，浚湖築堤。如今，它始終是一條自然功能上的長堤，草木也生得平適，鳥鳴也聽得自如，這一切都不是當初包大人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這裏做好知府，辦了件盡職的事，這樣端州的史志也就多了動人的一章了。

星湖的建成，不僅改造了原瀝湖日漸淤積的面貌，遇洪水還可臨時蓄洪，減輕內澇災害，遇旱天更可灌溉近郊千畝農田。同時，中心湖、波海湖、東湖、紅蓮湖、青蓮湖連成這極目浩淼的一片，連同一旁七座山岩，更被稱為「陽朔之山，西湖之水」，使肇慶的旅遊更添秀異了。

「你好早啊，呷左飯未？」

「嘩，你個仔生得咁高嘞！」

「係啊，得閒來我處坐下啦，

我搬左入新屋住啊！」

……

猶記得暮色裏行走在星湖堤，每每聽見這樣的話，總讓人感到

親切而舒服，彷彿這個城市與星湖一樣，是難分開的了。其實很多城市都有湖，濟南大明湖、南京玄武湖、杭州西湖、昆明翠湖……但湖在城中，城中有湖，這樣的情形恐怕就不多見了。

梭羅說：「一個湖是自然風光中最美妙、生動的所在，它是大地的眸子，凝望着它的人可反省自我天性的深度。」不錯，星湖是肇慶的眼睛，這比喻是俗些，但卻是恰到好處地點明了星湖在肇慶的位置，是如此重要。

星湖不像有些湖那般，她是平民化的，世俗化的，容易與她進行家常交往，沒有疏離感。她妝飾不如西湖精巧，所以讓人長久安駐，也宜於安家；她成名不早，遺蹟不密，名位不重，山水亭舍與歷史牽連的似乎不多，因此她疏淡清朗；它也不如西湖般宏大，卻是實實在在造福百姓的，並有着長年不絕的社會功用，為這個城市提供庇護和濡養，並且有着豐富的遊觀價值。

大凡風景區，我就最怕是亭臺樓閣一大簇，不但妨礙了視線，而且大有喧賓奪主之勢。但是星湖不是這樣的，雖然近幾年四周如雨後春筍之勢冒出了一大片水泥建築，但城市的建築師們卻能很好地控制了高度，並且連形貌也合乎這裏的山光水色來設計。

我還聽說，有人建議在湖上辦些什麼「畫船」、「歌舫」之類的，興許會熱鬧些，也會帶來些許經

濟效益吧。但我又有些擔心，我並不反對遊人多，但一個明晰安靜的星湖，我相信這是很多肇慶人心裏想的。用旅遊眼光來看風景，我認為文化景觀重在開拓視野，提升思維，回顧過去，昂揚前進；自然景觀則在於情景交融，淨化心靈，釋道解惑，與自然相親相愛，對兩者的觀賞或許都有一個共同點：情景互動。

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言，遊星湖最暢意的，乃是微風細雨的日子，撐一柄傘，獨自個兒漫步於湖堤，沒多少名句逼我吟誦，也沒有前人多少感慨來強加於我，也沒有一尊莊嚴的石像雕塑壓抑我的輕快，沒有萌生什麼慷慨言詞糾纏我的腳步。

曾記得，煙花時節，行走於星湖邊，煙雨迷濛，如煙如霧，雨中行，更似在夢裏遊。雨，一縷縷，一絲絲，一條條，一根根，一片片，雨像一個调皮的小孩子，無拘無束，紛紛紜紜，一直往你脖子裏鑽，使人覺身心毛孔俱張。春天的雨，輕輕地飄灑着，此時星湖竟似是而非待字閨閣的少女，見到鍾情於她的人卻害羞地躲進了簾子，那一串串珠簾掛起了她的含蓄多情。

那時候，春雨不凜不濡，打在臉上有寒意，使人感覺心頭一片清溫，再加上滿目春色，帶雨新好，雨中徘徊花下，自然悠悠作遐思，在這個時節總會沾濕離家人的心扉。是的，或者許多年前你邂逅她，後又離開了，因此，有了懷想的意味，夢裏，你想



端 硯

文河子

不知道一方泥土凝固成石頭
需要經歷多少滄桑和煎熬
從石頭昇華成端州一朵紫雲
是不是消化了肇慶千年的底層苦難
和德行，才能在災難深重的大地
脫胎換骨成為石頭中的貴族

什麼時候開始，石頭深處竊竊私語
大小石眼布滿血絲徹夜不眠
魚腦凍、火捺、蕉葉白和金銀線
各路仙顏雲集，交頭接耳
從老坑，宋坑，麻子坑和梅花坑
繞過西江洶湧的江底，翻山越嶺
深邃的眼神若隱若現
偶爾以閃電和炸裂的形式
坦露隱藏已久的胎記
發布草擬了千萬年的宣言
述說石頭家族蛻變的真相

紫雲升騰到人間
帶來的是甘霖，沐浴肇慶的歷史
滋潤中國書畫文化的墨田
從端州石工苦澀的汗水
到宋徽宗案頭上的宣紙
包拯的正氣到蘇東坡的文才
都有端州硯石行雲流水的足跡

硯石的千言萬語一旦破譯
就演義成肇慶民間不眠的燈火
和夜以繼日的斧鑿聲
演義成勞工商人文人和官家的人生
硯石上的花草蟲魚和風物百相
與墨條清水之間滔滔不絕的絮語
打磨口傳心授書畫的經典
端硯，在文房中出落成謙謙君子
成為越寫越厚重的肇慶文化
(作者原名朱偉全，詩人，廣東省作家
協會會員。)

㊦

念這煙雨朦朧中瀰漫淡淡詩意，猶其在異鄉。而星湖，在靜默中飽滿，你能夠從皮膚中觸及她，從空氣中呼吸她，離開她時，她折進了你的行囊，到他鄉時便瀰漫開來，浸潤覆蓋在陌生的逆旅，慰你無邊的鄉愁。

在離開星湖的這些日子以來，每每我路過她，都是步履匆匆，無暇停下來，去親近她，觸摸她。有好長的時候了，我感覺雙眼乾澀混濁，我的頭腦發脹，我腰酸頸麻，我的嘴唇乾焦，我心裏焦渴，我清楚久居城市樊籠裏的自己需要什麼。我需要與大自然親近，需要一份清亮的身心的浸潤。於是，往往很多時候，夜闌靜處，我的夢裏總有陣陣清綠

的濕氣向我吹來，彷彿一條綠絲帶，常飛進我夢中，牽引着我，走向那一湖瑩瑩的綠。我夢見，時值四月，楊花紛飛，垂柳綻綠，雨聲淅瀝，如絲如縷，落在我的心裏，也落在我沉沉的夢裏。而我，跟隨着雨幕，那樣緩緩地走向她，走近她，走進她心裏，直至，倚靠在她懷裏，沉沉地睡去，我實在是累了，星湖以她如一的寬大接納我，寬慰我，安撫我，讓我得以安心地歇息、安放……夢裏星湖，夜聽雨聲，她是離我遠了，但是，我知道，我必定是要回來的，回來時，再走向她，走近她，不再離開她……

(作者為廣東省作協會員，廣東散文詩學會理事、副秘書長。)

㊦

「這些年，這裏的天更藍了，水更綠了，越來越多的鷺鳥飛來天藍、水清、岸綠的星湖繁衍生息。」肇慶老城中的山水景致吸引各種鳥類。「『看得見青山，望得見綠水，記得住鄉愁』這句話講的不正是眼前的這個小鳥的新天堂嗎？」

——編者

我心安處是我家

鍾道宇

長時間伏案工作，有時候偶然抬頭，看窗外的湖光山色，藍天白雲，成群結隊自由飛過的鷺鳥，會有種穿越時空看年輕時自己的感覺，儘管隨心所欲早已漸行漸遠，但還是覺得時光未老，尚能繼續前行。

在倍感疲憊的時候，這座山環水抱的城市，這座因端硯而聞名古稱端州的城市，這座山好水好湖好、硯端政端人端的城市，這座因宋徽宗認為會給他帶來喜慶而被命名為肇慶的古老城市，總會給你一個喘息的機會。於是，每周的一兩個下午下班時，會選擇沿着星湖邊那條綠樹成蔭生機盎然的堤路，慢慢的走回家。

肇慶的天更藍了，水更綠了。天空似乎觸手可及，水光激灑中，遠山近樹全倒影在湖中，清晰可見。「水似萬尺錦緞接遠天，岩如七星飛降落山前……」在浮動的光影和習習涼風中，一邊踽踽獨行，一邊輕聲哼着這首輕快的廣東第一首粵語流行曲，案牘之勞形瞬間煙消雲散。

湖中，狀如北斗七星排列的七座岩峰倒影於湖中與天光雲影融為一體，會讓走在湖邊的人有種徜徉天際的感覺，這不就是水天一色嗎？這不就是水清樹綠景美人悅嗎？湖上，七座岩峰陡如峭壁，壁上岩縫日積月累竟積攢出肥沃的土壤，長出了許多姿態各異生命力頑強的劍花與雞蛋花樹，形成蔚為壯觀的「峭壁森林」。湖下，湖水清澈見底，長滿隨波飄搖的長水草，又儼然另外一片「水下森林」。竹筏劃過水面，驚起幾隻小水鴨，振翅而起。面對如此美景，少年時一個猛子扎進老家小河穿越搖曳水草追逐魚群與蝌蚪群的畫面驀地重現。天光水色之間，彷彿每一條飄動的水草，都是蔓延的童年記憶。

夕陽西下，遠處慢慢有無數的鷺鳥成群結隊飛過來。它們時而低飛盤旋，時而在湖面覓食，時而在枝頭嬉戲。湖上幾個小島的茂密樹林上，全站滿了大大小小的鳥。



「朋友陳把手一拍，我們便看見一隻大鳥飛起來，接着又看見第二隻、第三隻。我們繼續拍掌。很快地這個樹林變得很熱鬧了。到處都是鳥聲，到處都是鳥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飛起來，有的在撲翅膀……我的眼睛真是應接不暇，看清楚這隻，又看漏了那隻，看見了那隻，第三隻又飛走了。」這不正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著名作家巴金筆下的「小鳥天堂」嗎？

驀然驚覺，這些年，這裏的天更藍了，水更綠了，越來越多的鷺鳥飛來天藍、水清、岸綠的星湖繁衍生息。不經意之間，竟慢慢成了令人歎為觀止的「鷺鳥紛飛」、「萬鳥投林」的美景。

忽然間覺得，「看得見青山，望得見綠水，記得住鄉愁」這句話講的不正是眼前的這個小鳥的新天堂嗎？

這一刻，不由想起生斯長於斯的古端州人，其實很早就有環保的意識。四百多年前的明萬曆年間，兩廣總督戴耀為保護七星岩不受破壞，便於湖對岸



夕陽西下，遠處慢慢有無數的鷺鳥成群結隊飛過來。它們時而低飛盤旋，時而在湖面覓食，時而在枝頭嬉戲。（肇慶市作家協會提供。）

的石室岩洞外東壁刻下「澤梁無禁，岩石勿伐」八個石刻大字，意思是說這裏捕魚不加禁止，砍伐樹木，破壞山岩，決不允許。

「肇慶是一個能真正連接傳統和現實的地方……」走下東堤時，中山大學教授謝有順老師來肇慶看端硯時說過的那番話猶在耳畔：「每一方好的端硯，都能讓人重識傳統文化的精微和榮光。我常想起當年被貶嶺南的蘇東坡曾寫信給黃庭堅說：『吾當往端溪，可為公購硯』，每次來肇慶，我也會給遠方的文友買一兩方端硯。硯石裏藏着那條珍貴的文化絲線，一直綿延至今……」

一隻落單的歸鳥張開翅膀，向湖中的小鳥疾飛。天就快黑了，我加快腳步，朝家的方向走去。

我心安處是我家，願每一隻生活在這裏的小鳥，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肇慶市作家協會主席。）

「陣雨，很快就停了，兩夥人就又開始上路了。混亂間，兩夥人把花轎給調錯了，劉旺的新娘抬進了黃柳的家，黃柳的新娘錯入了劉旺的屋……」豆腐村的新郎官劉旺、黃柳本是一塊長大的好哥們，這樣的一樁亂事，究竟如何收科？難道有出人意表的結局？

——編者

那年那月那座山

李羅斌

豆腐村的劉、黃兩家同日娶親，新郎官劉旺、黃柳是一塊兒長大的哥們，好得不得了。

豆腐村以做豆腐出名，而尤以劉、黃兩家做得最好，方圓百里聞名。村前有座山，是進村的必經之路。傍晚，當兩支抬花轎迎親的隊伍在山裏相遇時，山上突然下起了雨，兩夥迎親隊伍放下花轎，躲進破廟裏歇腳避雨。在雨中，只是苦了一對新娘，礙於禮數和面子，在大紅花轎裏動彈不得。幸好，只是陣雨，很快就停了，兩夥人就又開始上路了。

混亂間，兩夥人把花轎給調錯了，劉旺的新娘抬進了黃柳的家，黃柳的新娘錯入了劉旺的屋。本來，新郎官在揭新娘的紅蓋頭時，就會發覺新娘弄錯了，然後趁着夜色把新娘悄悄換過來，彼此都沒損失，這個大笑話也就不會造成大錯。可是，劉旺和黃柳都是貪杯之人，大喜之日，更是喝個酪酊大醉，入洞房時熄了燈火只顧抱着新娘親熱，大錯便鑄成了。

從此，兩家成了世仇，互相不再來往。

二十年後的一個傍晚，還是那座山，打好兩捆柴的黃柳兒子亮亮和外出賣豆腐的劉旺女兒晶晶遇上了，兩人互不搭理，只顧趕路。這時，天突然瞬間漆黑了，飛沙走石，電閃雷鳴，下起了傾盆大雨。落湯雞似的亮亮和晶晶忙跑進破廟裏，狂風暴雨的夜裏是不能趕路回去的，不但可能遭到猛獸的攻擊，而且還有墜落懸崖的危險。

亮亮很快生起一堆火來取暖，見到晶晶畏縮在角落直打寒噤，於心不忍，便叫晶晶過來烤火。晶晶猶豫了一陣，羞怯地挪到了火堆旁邊。濕透的衣服讓他們感到刺骨的寒冷，連連打着噴嚏，這樣很容易生出病來。亮亮想了一陣子，取來幾根木棒搭了兩個架子，把濕透的衣服掛在架子上，並形成了一道布簾，遮擋了晶晶的視線。晶晶遲疑



了片刻，也脫了部分濕衣服晾在另一個架子上，以便快點烤乾。

兩人在火堆旁瑟縮着身子。突然，一道凌厲的閃電伴着隆隆雷擊進廟裏，把破廟裏的大香爐都擊碎了。兩人駭然地驚叫，不約而同衝破屏障，相互倚靠着壯膽，兩個幾乎赤裸的身子跌撞在一起。雷鳴閃電不斷，兩人忘了羞怯，身體由顫抖到熾熱，很快便在暴風雨中的破廟裏融為一體。

沒多久，晶晶肚子便微微隆了起來，見不得人。在父母的拷問下晶晶哭哭啼啼地說出了和亮亮在山上破廟躲雨的那一夜。劉旺一聽，腦袋都像被炸開了，劉旺的妻子更是哭得死去活來。夫婦倆關起大門埋頭盤算了一天，左右不是，只好硬着頭皮找到黃柳家。

黃柳夫婦見到劉旺夫婦感到愕然，四目相對，尷尬而羞澀。劉旺吞吐吐地說明來意。黃柳一聽腦袋也像被炸開了，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兒子亮亮。亮亮囁嚅着承認了事實。黃柳的妻子一聽，捶胸頓足地哭喊：「造孽啊！」

黃柳是個通達事理的人，深知這事處理不慎就會害得劉旺家破人亡。二十年的恩怨，也是該解開心結的時候了。黃柳動情地說：「大哥，這一切都是天意，讓孩子們盡快成親吧，往後，我們就親如一家了。」劉旺聽後，熱淚盈眶，哽咽得說不出話來，一雙大手緊緊握住黃柳的手。

自此，兩家人便冰釋前嫌，親如一家，並且糅合了兩家製作豆腐的技術和精華，將豆腐的質量推到了更高的層次。

又一個二十年，這座山走出了一個大美人，在省城開了家豆腐作坊，做的豆腐清潤滑嫩，成了遠近聞名的「豆腐西施」。

（作者為廣東肇慶懷集人，文學創作三級。二〇二〇年上榜中國作家網「每周之星」。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

濠江阿婆井

李烈聲

蕞爾漁村立海濱，東風吹拂柳條新。
濟民苦鑿千年井，飲水休忘一婦人。
涸轍只求濡沫潤，湧泉誰起鏡湖春。
羊羔美酒銷金帳，豈及婆婆壽且仁。

（作者又名李瑞鵬，詩人及作家，逾九十歲，作品曾多次獲獎，並有作品結集。）

「我不知道此時的陽光／是否已給南方豐盛的大地賦予了春天的名份」、「我還需要一個遠方／在手掌被雪覆蓋前，還能循掌紋的指引／讓流年的包裹途經冬天的驛站」，作者徘徊於風雲、花鳥、病患，但依然對人生充滿希望，在冬至交出時光的借據，並把春天再寫一次。

—編者

我只能把春天再寫一次（外一首）

徐金麗

我在病床上，被陽光隔離，雲離我也遠一些
窗外不測的風吹來，吹響生命轉折的口哨
雨也接踵而至，滋潤對抗天命的往事
天花板上，一隻蜘蛛正試圖掙脫命運的圈套
走向真正屬於自己的遠方
而被梅花辜負的雪還在風中演繹一朵雲的宿命
我誤解的桃花已在岸上等似曾相識的燕子歸來
我還在病床上，我不知道此時的陽光
是否已給南方豐盛的大地賦予了春天的名份
把春天再寫一次，只是想站在花蕾的旁邊
將春天寫得更明亮一些，讓流年長出青藤
然後聽重返枝頭的雲雀用歌聲喚回我的天空
讓一條岸披上綠色的新債完成一次時令的救贖
這樣，我就會丟掉長不出春天的拐杖
走進春光，在梅花走失的路口轉身
等時光認領

冬至，我交出時光的借據

這一天，風從左膝關節開始，往上



進入腰部，我就知道冬天真的來了

在端州，我依舊守着城牆圍成的規矩

只讓西江背着落日往前，和去年一樣

想趕在風之前，攔截一朵菊花的凋謝

西江以北，有雲沒雲，城牆上的披雲樓

依然站在高處，接受陽光的摩挲

並守着時序的端口，瞭望歲月的深遠

而在北門上方飛過時光背影的大雁

沒能留下一片鴻毛，願意接受風的旨意

接替落葉描摹季節的蒼茫

天空已空，即使刨淨城樓上宋瓦的青苔

也無法在頹圯的城牆找到合適的詞牌

在長滿胡荇的流年撚出雲彩的詩意

說是冬至，可這一天的南方

其實還沒依序交出事物出場的清單

只有虛空的風加重了城牆傷寒的舊患

城外的梅，還沒能等來一場雪

這一天，我在清理年度水電和藥費的收據

盤點被風揭露的細節，試算生活的平衡

然後從棲身衣櫃的衣冠翻出形骸的替身

將總做白日夢的頭顱囚在帽裏

將落伍和脫序的腳踵用襪子捆綁

將韻律不整的心藏於民間偏方

再將低於冬天的心事捂在失語的藥貼

在散亂的情節中打包即將到期的流年

是的，這一天，我還需要一個遠方

在手掌被雪掩蓋前，還能循掌紋的指引

讓流年的包裹途經冬天的驛站

借着一支梅花的燈盞抵達來年的春天

我還需要一顆太陽，即使抹不掉霧霾

但讓我在端州的每一天都能看見

證明自己還在塵世

這樣，我就提早交出時光的借據

（作者為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肇慶市作家協會
主席團成員、顧問。已結集出版《人生孤旅》、《歲
月留痕》、《生命的守望》、《與時光對白》四本個
人詩集，多次獲得省級以上刊物舉辦的詩歌創作獎。）



人生，在難以預料的得失進退之間，試問誰又比誰更重要呢？子既非魚子亦非我，到底是難分苦樂……

我的奧運「韻事」



朱少璋
香港作家

二〇二四年巴黎奧運賽事進行期間，旁觀者試以聯語韻語紀其事；取巧而言，都算得上是一樁「韻事」。

江旻憓在女子重劍項目奪金：「初心不二，越女無雙。」春秋時越國女劍客趙處女精於劍術。相傳勾踐準備討伐吳之時，范蠡向越王舉薦越女到軍中教授劍法。

張家朗在男子花劍項目奪金：「其神一劍，之

子兼金。」兼金是最貴重的金子，趙岐注：「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而家朗在賽事中蟬聯冠軍，尤為難得——兼金亦隱含再度奪金之意。

何詩蓓在女子游泳項目奪銅牌兩面：「鵬程運海，鯤志圖南。」以「鵬」說「飛」，以「鯤」說「魚」——「飛魚」是詩蓓的綽號。

李洋、王齊麟在男雙羽毛球項目奪金：「中華冠冕，萬古雲霄。」下聯截取杜甫〈詠懷古跡〉名句。「萬古雲霄」，歇後三字為「一羽毛」；指比賽項目。

何冰嬌在女子羽毛球項目奪銀：「心冰比潔，德皓如銀。」她領獎時手持西班牙國旗小徽章，向中途受傷退賽的西班牙運動員馬蓮致敬。她表示要「帶着馬蓮的拼勁一起站在頒獎台」。國際奧委會和西班牙代表團對此表示肯定、讚賞，認為是奧林匹克精神之體現。

八月十一日奧運會閉幕，各項賽事告一段落。風雲暫斂，所謂雁留聲、豹留皮、人留名，是夢中得鹿或網中求名嗎？子既非魚子亦非我，到底是難分苦樂：

珍重巴黎惜別情，洛城嘉會各兼程。
龍潛碧海風雲散，雁唳長空感慨生。
得鹿恍疑蕉下夢，臨淵猶羨網中名。
非魚非我他年辯，當局旁觀總未清。



步出東華東院，往東院道巴士總站候車，車頭

寂寂東院道



黃秀蓮
香港作家

教堂、學校、醫院、球場，砌起健康無路象元地命……
健更有之氣多寂使
文明，一彎都寂
空闊，見名文道重
亦足弘文道多
恢象元東院了重
地肩負了多
命……

四年後再逢盛會，誰會是旁觀者又誰會是當局者？世事難料啊：江旻憻，回港不久便宣布退役，在馬會任職對外事務助理經理。何冰嬌，回國後向世界羽聯申請退役，日後將不再參加國際級別的賽事。李洋，由球場轉往大學當副教授去，留下王齊麟在球場上找新搭檔；張家朗，回港後最希望「食番香港嘢」；何詩蓓，認為「喺比賽中做到自己最好，就覺得冇遺憾」。人生，在難以預料的得失進退之間，試問誰又比誰更重要呢？既然如此，我也在此宣布：明年五月我會步下三十多年的教學崗位，正式退休。



距東院半箭之遠便是香港大球場，每逢舉行足球賽，球迷從東院道和加路連山道湧入，打破了平日的寂寂。（黃秀蓮提供）

車尾都掛上「L學」白底紅字標誌的汽車緩緩在面前駛過，備戰應試的光景悉如舊日，緩緩地就把我載往童年。「東院道是學神路」，香港人調侃地稱學習駕駛者為「學神」，東院道一度是考私家車牌的試場，兼且空間遼闊人車稀少，因此成為教車師傅操練學神的熱點。

當年東院旁邊山上有許多石屋，我幼時常來此探望親戚。從維園對面聖馬利亞堂拐入，電車叮叮聲漸遠，舉目不見銀行、戲院、茶樓、百貨公司，只見中小學寂寂的立路旁，還有掃桿埔運動場青青的草地，學神車在寂寂中魚貫有序。考車牌制度嚴密，扣分準則透明，萬一「肥佬」唯有再來，沒有通融。嗯，公開試那麼嚴格認真，這就是香港！我這小學生將來得面對升中試，然而不怕不怕，考試及派位公道，學神至緊要奮鬥。

一路空曠，天高地闊，空氣清新，可是日曬雨淋，徒步大半小時終於走近東院。東院常散發消毒藥水味，孩子對醫院會有些懼怕，不過西式建築尤其是窗子窗格的設計，看得我入神。可是平民化的東院為什麼如此優雅？聖馬利亞堂為什麼似中國宮殿？沒有人給我解答。然而走走看看，點點滴滴，處處皆有趣味。

距東院半箭之遠便是大球場，又是茵陳鋪地，每逢舉行足球賽，球迷從東院道和加路連山道湧入，打破了平日的寂寂。在六七十年代足球賽事鼎盛，經常插上紅旗告示滿座，向隅的球迷怎肯錯過？竟攀上後山看免費球賽，俯瞰賽程之際，歡呼拍掌、指陳得失、分析陣勢、賽後評論……豪情澎湃，如足球一樣充滿力勁。後來教宗保祿六世訪港，於斯主持露天彌撒；葛培理佈道大會也在此舉行。再後來這兒舉辦過

演唱會，歌聲響徹雲霄，因居民投訴噪音而終止。大球場不及維園便利，深居半隱，路長地廣，草地欣欣，座位近三萬，用來盛載市民的熱情。

教堂、學校、醫院、球場，砌起健康搭建文明，更有無盡空闊，一彎之路亦足見名都氣象恢弘、文化多元。東院道寂寂地肩負了多重使命，看，只要制度文明、氣場寬坦，學神車自然緩緩駛來。

滿眼是寶

李定夷的《民國趣史》網羅民國建國後六年間政壇、民間的奇聞諧事，筆下的各式人物萬種世象，大至袁世凱的兩件龍袍，小至奇特訃聞，令人發噱之餘也添認知。



林中英
澳門筆會會長

過了一個歷來在同一月份最為炎熱的八月，直到九月高溫低壓的餘威仍在，颱風一來，照例好幾天翳悶難當。以《袁世凱的龍袍：民初報人小說家李定



夷筆下的〈民國趣史〉》一書消暑破煩誠為合適。

作者李定夷（一八九二—一九六四）曾任《小說新報》編輯主任、上海《大公報》駐京記者，歷任多家報社、通訊社編輯，又是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這本筆記小說，網羅民國建立後六年間政壇、民間的奇聞諧事，筆下的各式人物萬種世象，大至袁世凱的兩件龍袍，小至奇特訃聞，令人發噱之餘也添認知。

其中一篇〈訃聞大觀〉，死者為前清侍郎林紹年，他於津門離世，靈柩回閩，其家人於開化寺開弔。訃帖之被視為奇，在於對皇家所賜的御書、金錢財帛、各式器物、食品等無微不至地開錄，數一數共九十多件，還有皇家恩賞的多項特權等等。覽之滿眼是寶。

林府獲賞的布匹有石青駝色絳色大卷絲緞、二藍麻地紗、西番瑞草漳紗、石青大卷實地紗、紫色青色實地紗、石青茶青庫緞、寶藍灰色江綢、葛紗、花機紗、各色春絹……布料之名貴我說不來，但覺色澤優雅高級，在室外氣溫高達攝氏三十九度之際讀此，聯想到披天然物料的輕紗薄緞在身也生出些些涼意；名著《紅樓夢》裏裝扮如天仙般的女兒們亦飄然立於眼前。

訃聞裏提到的食品果品好多在今天生活中有見，珍貴者如燕窩，尋常者如麵粉、粽子。所列具的福元膏，若我沒有說錯，應是清代宮廷御製皇家獨享的普

洱茶膏，味珍而利養生，可消暑消食，治風寒感冒、口破喉癢和破皮流血。至於其中的「克食神肉」是什麼東西，可會是減肥藥或消化丸吧？

藥品至為少量，看到兩項皆為祛暑藥。具體提到的金衣祛暑丸，查資料顯示功能主治清熱去濕，和胃止瀉。用於內暑外感，惡寒發熱，頭痛身倦，腹脹吐瀉。金衣祛暑丸有三個處方，其中《慈禧光緒醫方選議》用了十八種藥材，包括藿香、香薷、蘇梗葉、白朮、蒼朮、厚朴、桔梗、扁豆、陳皮、茯苓、白芷、大腹皮、羌活、半夏、木瓜、豬苓、澤瀉、甘草，共細研為末，煉蜜為丸，敷上朱砂、大赤金為衣，更具有安神定驚作用。

我們日常慣服的「藿香正氣水」，成份中簡化為十種藥材，卻具相同功效，是家中藥箱常備之物。如今市上的祛暑丸，不再採用朱砂、大赤金作薄膜，沒有了這層金箔，價格宜乎民眾。





新城劇團應香港中央圖書館邀請，策劃今年「藝文薈」三場活動，第三場於七月七日，由新城劇團藝術總監盧偉力主持舞台劇《蘇東坡·五年黃州》的介紹，並邀得一眾嘉賓、表演者分享。鑑於活動時間有限，而意猶未盡，本刊誠邀此劇編導蔡錫昌整理內容，撰文綜述劇作的構想寓意和設計心得。——編者

《蘇東坡·五年黃州》 的必須與挪移

蔡錫昌

自二〇一六年開始，由筆者編導的「文化中國系列」舞台劇已經寫了五部。第六部《蘇東坡·五年黃州》亦將於今年十一月底公演。系列中頭三部《水滸》、《三國》和《鑄情——羅密歐與茱麗葉遇上牡丹亭》，顧名思義，都是把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改編成為舞台劇。至於後二部《詩聖杜甫》和《風鐸·敦煌》（主角是敦煌研究院常書鴻院長），都是傳記式的作品。寫名人的好處是主角是名人，但正是因為名人，有關的事跡不少人都早已知曉，亦難免有人用「歷史正確」來加以印證；反正對於名人，人人心中

都早建立一個形象。站在巨人肩膀上寫巨人，還是不容易的！不過，這些作品對現今距離中國歷史與文學比較遙遠的下一代，應該還有一定的需要和意義。在創作方面，因為歷史記載始終是簡要的，「文化中國系列」的銘記，就是尊重歷史、貫通脈絡、大膽創新。

五年黃州 思想文藝臻化境

蘇軾一生仕途跌宕起伏，一〇五七年他以二十一歲之齡高中，被宋仁宗宣稱為後世找到了兩個太平宰相（包括弟弟蘇轍）。在一〇七九年，他因為「烏台詩案」而被貶黃州。一〇八五年高太后「元祐更化」年間，蘇軾先後官至吏部、兵部與禮部尚書，後來又被再被貶惠州與儋州。他充滿了戲劇性的一生，除非是連續劇，否則無法被包含於一場兩三小時的舞台演出之中的。幾經考慮，五年黃州成為一個焦點的選擇，蓋因這五年，以「赤壁三詠」（即〈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為代表，是先生人生思想步入新境界，而他的文藝著作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以前者而言，所謂「禍兮福所倚」，倘若沒有更豁達的思想境界，他難以面對日後的重重打擊。

「烏台詩案」是蘇軾被貶黃州的肇始。好像如要了解杜甫就非得要提「安史之亂」一樣，說到「烏台詩案」，就必須移前交代因果相連的王安石「熙寧變法」。為了介紹這些頗為複雜的背景，《蘇東坡·五年黃州》以「蒙太奇」手法把重要事件挪移、拼湊，



二〇二四年藝文薈「《蘇東坡·五年黃州》：走進大文豪的內心世界」示範講座七月七日晚於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行，圖為主持、嘉賓、表演者大合照。左起：主持盧偉力，嘉賓蘇鑰機、蘇梅玲、蔡錫昌，表演者王維、陳曉蔚、梁翠珊、黃清俊。

勾勒出事件中重要人物的關係和蘇軾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趣的是，這個時期的北宋雖然積弱，可是卻是人文薈萃、文藝大放異彩的年代，名家如歐陽修、司馬光、曾鞏、三蘇父子，以至稍為後輩的黃庭堅和秦觀，都是粒粒巨星，光輝璀璨。去認識這時代的歷史和人物，就算是「延伸閱讀」吧，也會覺得興味盎然，十分有意義的！

蘇軾初到黃州，臨時入住定國寺，只敢晝睡夜出，稍到寺廟園中踴躑。有詩為證：「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先生這首《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道盡了仍是驚弓之鳥的狀態，但又不無孤高的傲氣。由驚弓之鳥過渡到驚魂稍定，舞台上的呈現乃是另一個蒙太奇。代表後來狀態的詩，是引用了先生的《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其二」》：「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境自無塵。自從半夜安心後，失卻當年覺痛人。」根據查考，蘇軾探訪錢道人的年份是一〇七三年左右。雖然與他貶謫黃州的日期（一〇八〇年）早了若干年，可是用來表達先生的開悟釋懷，總比他從烏台「出冊」時寫的「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這兩句，來得更具禪意。

無友不歡 躬耕東坡

蘇軾有一個交友的名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

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先不說先生的寬宏大量（或者天真），光從他交友實況，他的的確確是一個「社交動物」，無「友」不歡。也正是如此，先生結識了像潘丙和古耕道等黃州的新朋友，使到他更快地出陰霾，重拾生活情趣。話說蘇軾醉中之作〈臨江仙·夜歸臨臯〉的最後兩句「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竟然驚動了黃州知府徐君猷，怕先生一走了之，第二天便跑來查看；蓋因根據詔令，蘇軾份屬犯官一名，由「本州安置」。歷史寫得

三百二十平方公尺，又以今天職業籃球場四百二十平方公尺計，即有三十八個籃球場可供開墾之用。可是該地荊棘叢生，瓦礫遍地，極為貧瘠。況且還是一個斜坡，耕作灌溉都有困難。所以蘇家要傾上下人力，加上友人的幫助，才能略有收成。可是蘇軾先生懂得耕田嗎？不錯，蘇氏在四川眉山，祖上是務農為生的。到了先生父親蘇洵這代，都是文人。所謂「躬耕東坡」，先生能屈能伸，的確也參與勞動。然而，相信整件事背後的關鍵人物，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閏



舞台劇《蘇東坡·五年黃州》海報。

簡單，戲劇卻要把事件合理化——蘇軾深夜寫的詞，如何這麼快便傳達到知府的耳中？難道有人跟蹤記錄，並且打小報告嗎？那還是沒有 WhatsApp 的年代呀！這裏且讓筆者賣個關子，不作「劇透」，以防掃了諸位倘若賞面觀劇時的興趣。無論如何，是為先生「粉絲」的徐大人，也帶來了一個好消息，他決定把黃州東城門外山坡，面積約五十餘畝的舊軍營原址，批撥給先生墾闢耕作，以謀自食其力，幫補生計。先生是時鑽研佛學有得，以居士自稱，「東坡居士」之名由來如此。

看官，五十餘畝究竟是一個什麼的概念？根據秦制，一畝等於



此心安處是吾鄉

蘇軾是一個偉人，但始終是一個

之。中國歷史對於女性的記載，除非如蔡文姬或武則天那般顯赫，否則都是從簡，而對於王閏之，則只是一句「懂得醫牛」！這線索加上她在「烏台詩案」之初，燒毀丈夫的許多手稿，以防成為控方證據的毅然做法，使到一個較為立體的人物逐漸浮現了。

先生一生人有二妻一妾。原配王弗十六歲嫁入蘇家，與先生渡過了十年甜蜜的少年夫妻生活。她生性聰慧，能相夫教子，可惜天妒紅顏，英年早逝。先生一首〈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已經使人蕩氣迴腸。王閏之其實是王弗的堂妹，她隨着丈夫的宦途跌宕，雖然曾有富貴，但在落拓時為了持家，吃了不少苦頭。王朝雲十二歲買入蘇家，由侍女、歌姬而最終成為蘇軾的妾侍，實在充當了先生紅顏知己的角色，可惜她生子早夭，自己也只享年三十四歲，未能與先生終老，誠為憾事。有人批評先生不夠專一，這觀點忽略了中國古代婦女的社會分工乃是如此，實在未可厚非。

《蘇東坡·五年黃州》對三位女士都有着墨，雖有輕重之分，但同樣致以很高的敬意。



蘇軾（中，王維飾）與妻子王閏之（右，廖淑芬飾）、妾侍王朝雲（左，杜小喬飾）。

人，而會受到外在環境和己身的情緒的干擾而煩惱。因此，如果我們只着重他「打不死」的再生能力，恐怕就過於偏頗了。先生一〇八〇年初到黃州、一〇八一年開始躬耕東坡、一〇八二年三月打算到沙湖買地、同年四月寫《寒食帖》、一〇八三年世交王鞏攜妾柔奴到訪，後者說出「此心安處是吾鄉」的名句；以上是一個順時的列舉。《蘇東坡·五年黃州》把王鞏到訪的日期移到沙湖買地之前發生，得出一個合乎因果情理的賞析角度。

身列唐宋八大家的先生，盛名得來殊不倖倖。事實上，蘇軾於詩詞歌賦、散文、經學、書畫，無一

不精。《蘇東坡·五年黃州》中所徵引先生的詩詞作品，包括全部或者節錄，共二十五首。如上文所說，「赤壁三詠」是該時期的代表作。從〈念奴嬌·赤壁懷古〉的「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可見先生對於人生功業的鏡花水月，尚存絲絲的惆悵和嘆息。然而到了〈前赤壁賦〉，先生說：「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賦中的主客對談，實在是先生的心靈獨白；從其中的齊物思想看來，先生已然超越窘境，達到人生的另一境界了。在《蘇東坡·五年黃州》中，先生自省地說：「五年黃州的歷練，讓我明白母親在我們少年時佛老思想的啟導，可真有用！佛學遁世的思想，幫助我渡過最艱難的時期。老莊逍遙齊物的智慧，又可以帶來心靈上的解脫。」這一番的交心說話的對象，並非別人，乃是先生一生至親至愛的弟弟蘇轍。

貶謫的生活是身不由己的。在先生以為可以在黃州落戶，安度餘生之際，皇帝的敕令來到，要他量移汝州。朝雲曾天真的問，既然當時制度中，身為臣下的也可以不接受朝廷的任命，那麼蘇軾可否棄官而去，簡簡單單的做一名農夫呢？答案當然是不，因為先生當時帶罪在身，抗命的話不單可招來殺身之禍，還會連累弟弟和一些友人！古代文人根據屈原的「橘

頌精神」，順境時為官濟世，逆境時退避林下。先生本着這個精神，當聖旨下的時候，他說了句「貪戀君恩退未能」。從今天的角度，儒家淑世，仕農工商，不無單一出路的感覺。其實，先生早已有一「可以仕，可以不仕」的心態，而他的心，極可能早已飛回四川眉山，與弟弟蘇轍歸隱田園，對床夜話了！

在《蘇東坡·五年黃州》一劇中，其實尚有關於先生的美食和繪畫的環節。至於角色方面，還有歐陽修、梅堯臣，宋神宗、司馬光、王安石、蘇洵和程氏夫人、道潛和尚、陳慥、黃庭堅和米芾等人。只是為了本文篇幅關係，在此就不贅了。

人人都喜歡蘇東坡，因為他才華橫溢、幽默可親，卻又卓爾不群。他那高尚和偉大的心靈，有着我們人人都希望擁有的素質。《蘇東坡·五年黃州》的最終目的，是希望呈現一個有血有肉的詩人。寫這劇，是我的榮幸！

編者按：《蘇東坡·五年黃州》由新城劇團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贊助。將於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至十二月一日，於九龍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演出。

（本文圖片由新城劇團提供。作者為《蘇東坡·五年黃州》編導，新城劇團創辦人、前藝術總監。）



融入秘聞 道出社會百態

六十年代出版的《二世祖手記》，每冊零售價

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各類文學作品異彩紛呈，有嚴肅文學，有通俗文學，其中流行通俗小說佔主導。那個時代的文壇特色是寫嚴肅文學的作家，也能寫出受歡迎的通俗作品，三毫子小說不少作者都是其中表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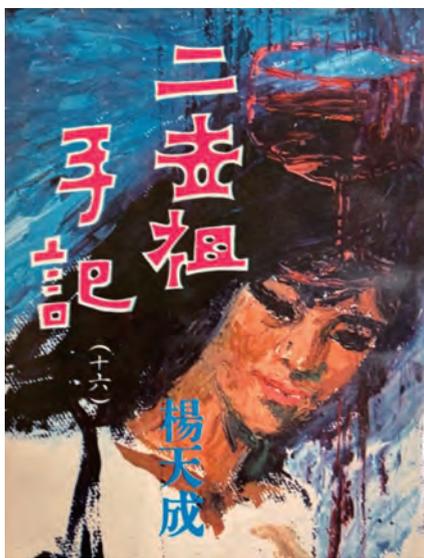
通俗文學只是一個統稱，它涵蓋的範圍很廣泛，從武俠技擊小說、間諜偵探小說、言情小說，到情色小說等等，都屬通俗。在這裏，筆者介紹三個系列的通俗經典作品，包括楊天成的《二世祖手記》、周白蘋（任護花）的《中國殺人王》以及高雄（三蘇）的《經紀日記》。

通俗文學是一個統稱，它涵蓋的範圍很廣泛，今期介紹三個系列的通俗經典作品，包括楊天成的《二世祖手記》、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以及高雄的《經紀日記》。

——編者

香港早年通俗文學 經典代表作

鄭明仁



楊天成的《二世祖手記》把社會秘聞融入小說情節裏，道出社會百態。

為一元七角，比當時流行的三毫子或四毫子小說貴幾倍，但捧場者甚眾，何故？因為它是當時男主角的「尋歡手記」也，小市民愛看歡場上光怪陸離的東西，楊天成捉到這種「窺秘」心理，但它絕非一般的色情刊物（香港人俗稱的鹹書）。楊天成描寫性愛場面都是點到即止，他的強項是把社會秘聞融入小說情節裏，道出社會百態。《二世祖手記》全書共三十冊，要儲齊一套實在不容易。楊天成是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壇的風雲人物兼多產作家，他既寫通俗小說，也留下不少嚴肅作品。

港版占士邦

任護花是《紅綠日報》老闆、香港報壇鬼才，他早年以筆名「周白蘋」創作《中國殺人王》系列小



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劇情曲折離奇，是占士邦型的驚險小說。

香港三及第文學代表作

說，暢銷香港、東南亞和歐美華人社會。《中國殺人王》系列小說有三十輯左右，包括：初到三藩市、大鬧墨西哥、大鬧紐約、橫渡太平洋、大破販艷團、大戰芝加哥、大戰阿根廷、大鬧上海、大戰三K黨、初到英京、大鬧巴西等等。故事是寫主角殺人王「詫利」應華僑團體邀請先後殺入西方多國，與當地陀地、堂口、幫會大門法，劇情曲折離奇，是占士邦型的驚險小說。

在云云「三及第」類型文學作品之中，三蘇以筆名「經紀拉」在《新生晚報》寫的《經紀日記》，最具代表性，堪稱香港三及第文學的巔峰之作。所謂三及第，是指由文言文、白話文、粵語組合而成的文體。《經紀日記》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起連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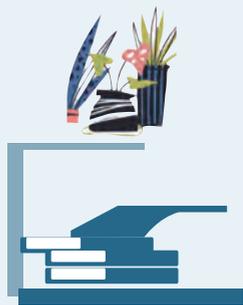
高雄的《經紀日記》是劃時代作品，它所展示的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香港社會浮世繪。

至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改名為《拉哥日記》，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又改名為《午茶經》，至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才結束，連載時間長達十一年，《經紀日記》後來結集成書出版。筆者把《經紀日記》譽為香港三及第文學代表作，同時亦是三蘇三及第巔峰之作，因為它是劃時代作品，它所展示的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香港社會浮世繪，經紀拉把當時香港的人間百態用三及第文體向讀者呈現，讀來抵死噁核、貼地、有共鳴。經紀拉作為經紀，必須掌握各種商業情報，周旋於買賣雙方之間。我們今天讀《經紀日記》，可以知道當年香港的物價走勢。

（本文圖片由鄭明仁提供。作者為資深傳媒人。）

遊園

我的遊園驚夢



聖保羅書院 蒲葦老師



志豪兄說今期的主題是「遊園」，我立即聯想到中國的四大名園，包括拙政園、留園、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雖曾參觀過前三園，到底不是專家，不好說。

接着想到海洋公園、迪士尼樂園，到此年紀，更加難說。

志豪兄提醒：「你還可以說說白先勇先生的《遊園驚夢》。」印象中，文章講愛情，好像已是很遙遠的事，再說也沒用。

坦白說，我的遊園驚夢已變成「夜遊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驚覺自己已不再有任何少年夢」。倘要我重複再說一遍的話，抱歉，會咳……咳。

家住西環，很久很久以前開始，晚上飯後，我會換上勁裝，穿上一對紅色的氣墊跑鞋，從豐物道一邊的海濱慢跑至中山紀念公園，海風徐來，但觀人多於觀海。遇到

心儀的觀賞對象時，跑步會自動調整為散步。散步情結，或是這個意思？

言歸正傳，我打窄路跑過，到了中山公園，遊於是乎此。首先圍住大圈跑二十圈，出一身熱汗，十分爽快。逐漸，我減為十圈八圈、三四圈、一兩圈，然後是慢跑、慢踱，緊接着是快步、慢步、散步，最後是，次數一減再減。

公園有籃球場，設四個籃球架，我有時會一個人帶住籃球，也不是想鬥球，只想靜靜的射射球，做做運動。很不幸，四個籃球架大部分時間都被鬥球的人霸住了，此中也沒有可欺負的小學生，令人失望。少年時，打球何須帶球！到如今，願意帶球也沒用。

有時會遇到友善的球友，邀我三打三，我戴住眼鏡，舉步維艱，「累己」尚好，累人就不好了。還記得上一次，打爛了眼鏡，要再花數千元才看得清現實，戴眼鏡打球，從此怕怕。

籃球不行，我轉而求足球場收留。足球場燈光璀璨，人造草翠綠如茵。想進去看看嗎？對不起，重門深鎖，還有保安駐守。結果只能在鐵網外看一會，「這樣的球也不入，換我去吧！」

「我的鞋沒有釘，就算換進去也站不住腳。」我心想。

「那邊有人捉中國象棋，快去看看。」腦海出現一把聲音，回到現場，卻遍尋不獲。

快到十一時了，海濱之門關得準時，我大力呼吸，

像爬龍舟一樣左右擺手，總算做過運動。這晚戒掉電腦，無論如何不枉此行。

我打原路回家，內子問：「這麼快跑完？」我說：「是啊，比上次多跑了幾個圈，好爽。」

遊園 · 悟禪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林嘉穎老師



《莊子·知北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當人們遊於其中、樂在其中時，便能在大自然美景中釋放心靈。古人由是將自然與日常居所妙合，建造出充滿詩情畫意的園林景致，追求自然與人文的和諧。北京頤和園的「山色湖光共一樓」正正詮釋了中國園林藝術的精髓：把大自然景致收攬在園林之內，讓人在有限空間中，感受無限的自然之美。

那麼，古代造園師如何把自然景致移天縮地在一園，形成「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深遠境界呢？原來他們會運用借景、疊山理水、花木配置等手法，來擴大園林的視覺空間。當中所有亭榭曲廊一步一景的布局，皆讓人們在遊園中體會自然之美和人文之韻，暫時遠離生活

的勞碌，心靈得以休憩。無錫寄暢園便是運用了這些手法，借未有之景以擴景，使本是園外的龍光塔融入園內景觀中，突破了園林自身空間的局限，豐富了遊覽園林的層次。

如果說中國園林的極致是一景一世界，日本枯山水庭園的追求便是一沙一感悟。枯山水庭園並沒有真實的山水，而是利用砂子象徵水、石頭代表山，以靜止的砂石模擬山水的動態。人們主要的活動並非遊園而是靜觀，觀者透過觀賞砂紋與石組的排列、白石與青苔的對比，靜視內心，感悟禪意，從而淨化心靈。

日本建功寺住持暨知名造園師枡野俊明曾言：「禪就是把多餘的東西刪除到極致。」有別於中國園林的縮天移地，枯山水庭園的精髓在於「刪減」，直到無法再刪減任何東西時，庭園方算完成。京都龍安寺的石庭是著名的枯山水庭園，石庭只以土牆、白砂和象徵圓滿的十五塊石頭簡單構建而成。這些大小不一的石頭按五、二、三、一、三數目排列，然而觀者無論從哪個角度觀之，也只能數得十四塊石頭，蘊涵深邃寓意：「人生總有殘缺，圓滿藏於心中。」

兩種園庭分別代表不同的設計理念、文化價值和人生哲學。然而，無論是靈動的遊趣，還是靜謐的禪悟，皆是希望人們能尋得內心的平靜。我們置身其中，不僅是身體的行走，也是心靈的旅行，在不同的景致中體悟自然的美好和生命的哲學，學習不再「良辰美景奈何天」。

遊園

志蓮淨苑

香港都會大學 陳雪寧



姨夫姨媽來香港探望我，挑中了志蓮淨苑逛一遭。據說聽佛經能穩定心神，晚上就能睡得更好。

我和姨媽推着姨夫，從正門進到園內，不遠就看到四方蓮池，龍頭注水入池，冷冷作響，水珠濺在荷花尖兒上，還會振動一下。近旁兩棵年老但頑強的羅漢松，摸上去油順光滑，手指帶着松的油蠟再去觸摸原木實柱時，會覺得木質結構溫潤柔軟，抬頭望見蓮紋燈罩，更覺得雖不信佛，但佛理已經照拂你了。

我問姨夫，好看嗎，想不想去大殿拜一下？他說他不信主也不信阿訇，拜佛做什麼？姨媽說不用和他犖，我們去玩就好。於是我和姨媽踏過紅橋，進殿磕過頭，又回來推上姨夫去看看怪石和精緻的水塘。這時天上飄下雨



滴，丁零零砸在水塘裏，風鈴一樣刮過來，吹得人臉上的汗珠子發癢。

第七次？還是第八次？我記不得姨夫來學校探望過我多少次了。以前他身體強健，是警局裏一個得力的幹部，來學校看我時總記得帶一罐溫牛奶；可如今一旦年老，疾病磨人，只能由我蹲下幫他蓋一張毯子，不能由他蹲下為我緊一緊幼時鬆脫的輪滑護膝。

我看着檐下的姨夫，他舊時愛梳的油頭老派又精神，而現在的頭髮細白得一揪就斷，可靠的感覺一去不還。好在心還在，尚來得及報他以眷戀的仰愛。

沒有主題的樂園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姚梓齊



「樂園」，一提起這個詞，都會配合「主題」二字，也是當下年輕人及小童的最愛。總有着可愛的角色，刺激的遊樂設施，伴隨着精彩絕倫的表演項目。在這個充斥歡聲笑語的環境，對我而言卻不是最好的「樂園」。我最享受的，永遠也是那個熱

鬧的，那個免費的，在我家旁的那個公園。

大概是早上六時吧，天還不是太亮。從窗外抬頭望了望，空中仿如染上一片艷麗的漸變色，蘋果中又滲出淡淡的黃色，黃中又夾雜着些許甜柑，好像是婆婆要我吃的「橙」，凝聚出一幅美麗的自然光景。收拾過凌亂的床，我便和爸媽一同下樓去吃早餐了。沿途總會路過我的「樂園」，這時只有以老人為主的寥寥幾人。他們一同舞動着身子，看上去並不太整齊、不太精彩，但在他們「舞出健康」的精神中也有另一番感悟。樹上的五顏六色好像也躍躍欲試，在秋風的慫恿下，一些選擇跟着揮手，也有些選擇加入，在空中劃出一道曼妙的舞姿。這倒打擾了那個拿着掃把的，一天的工作，看起來又要增多了。

避開被太陽直視的目光，躲在家中的「樂園員工」也相繼回到崗位。這時的「樂園」在短短幾小時便換了一個風格，不再冷清，而是喧鬧。相比起固定的刺激遊樂設施，這裏更多的是多樣化的自由組織活動，每天的參與人數不同、遊玩內容不一。一眾人聚集起來，不需要知道互相的名字，只要投契、同為「樂園員工」便能開始一天的活動。以綽號相稱呼，以投入迎接每一個活動，以「下次再見」作為下次相聚的伏筆。媽媽當然有反對過我整天在「樂園」中過日子，但她也心知我的心不在別的地方，現在只有滿心淘氣，「樂園」終是我的歸屬，只好放了我，長大後才矯正我。

我家中的窗口剛好對着「樂園」，緣份是多麼的奇妙。也因為這個緣故，睡前我總會趴在窗前陪着婆婆。她

在禱告，而我就會探望我心之所向。太陽暫時離席，輪到了一盞盞燈火點亮。照亮了「樂園」，也為它犧牲自己，吸引着蚊蟲，以免受到滋擾。也感激着父母的悉心照料，使我每晚也能安寢入眠，免受滋擾。

公園是專屬我的「樂園」，心之所向的去處。雖不像主題樂園，規模那麼大，人氣那麼高，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一直也是我最嚮往的地方。但願長大後的自己回到此處，一切猶在。

《牡丹亭》的「至情」

香港浸會大學 羅詩梨



提及「遊園」，腦海不禁浮現明代傳奇崑曲《牡丹亭》裏，杜麗娘與柳夢梅那段幻真幻假的生死愛戀。《牡丹亭》蘊含了湯顯祖獨特的至情觀，杜麗娘更成為「至情」的化身。

在初次遊園時，杜麗娘並沒受老師陳最良讚頌《詩經》的「后妃之德」所「教化」，反在讀「關關雎鳩」詩詞時觸動情腸。如曲中所言：「凡少年女子最不宜艷妝戲游空冷無人之處。」杜麗娘生於名門，受南安太守杜寶嚴格約束，自



地壇漫步

暨南大學 陳穎

今年夏天，終於實現了長久期盼的約定：全家一起去北京。暫離原有的生活秩序和紛擾心緒，踏上了旅程。這座歷史底蘊與現代風貌並存的城市總是

幼被閉鎖深閨，如籠中之鳥，眼望自由而不得。

但「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雖「情」還處於萌芽階段，但遊園之旅使她感受到春光之美，喚醒了自身對青春的覺醒。這種澎湃情感使她有感而夢，夢醒後的壓抑與無奈導致她抑鬱而死，然而死後又以幽魂復生，守候三年亦未放棄對於幸福的追求。

正如題辭所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柳夢梅只是杜麗娘「情」對象之化身，這種「情」不限於愛情，而是當人一旦體會過這種「情」，便會為之一往而深。《牡丹亭》珍貴之處是體現了「情」的偉大，借夢反映當時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批判，體現杜麗娘敢於追求個性解放，以情反理。「至情」會消耗生命，但原來也能超越生死。對於現今情理並重的社會，我們體驗的自由卻是當時某些人至死難求的。

熙熙攘攘，身處其中也不自覺加快腳步，但在地壇公園，我們放緩腳步，在自然蓬勃生機中尋覓跨越時空的靈魂痕跡，實現了一場心靈之旅。

提到地壇公園，難免會聯繫到史鐵生，他是我和弟弟都很喜歡的作家，也正是因為他，我們手捧《我與地壇》，來到了靜謐幽深的地壇公園，漫步於林蔭道上，感受着青石板路的歷史痕跡，看着道旁的古樹蔥鬱挺拔，猜想它們緘默着見證了多少生命的輪迴。而草地上的鳥兒悠哉踱步，空地上玩樂的孩童眉開眼笑，如此怡然祥和的氛圍，我看在眼裏，心境忽然開闊自在了起來。隨着腳步的深入，更能感受到地壇的莊重古樸，紅牆黃瓦熠熠生輝，屋脊獸翎栩栩如生，遠處傳來陣陣蟬歌和玲琅風鈴聲，我不由想像着當年的史鐵生，是在公園的哪個角落靜靜感受這一切，尋找與自然、歷史的對話方式，思考生命與存在的關係？他的母親，又在哪裏默默守望着他？那些在公園裏掙扎浮沉的人們，最後又怎麼樣了？也許時間是無形的風，吹散了過往的一切，但那份對生命的執着與堅韌，卻如同地壇的楊樹林，永遠在風中沙沙作響。也許生命脆弱無常，充滿不確定性，但這份跨越時空的信念，輕輕熨平我們這些世俗之人心靈的褶皺，讓我們保持平和、珍惜生命，勇敢面對人生路上的風雨，鑄就更具有韌性的靈魂。

離園之際，心中滿溢着舒暢安寧，母親望着銀杏大道，輕聲說：「有機會的話，真想秋天再來感受一下。」那就期待在銀杏紛飛的絢麗金秋，與地壇再相逢吧，再見證歲月的流轉與生命的奇蹟。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李柏立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陳致、蔣述卓、蘇樹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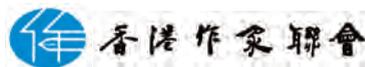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香港作家手跡

守住文化的品味



明月創刊迄今五十五年，我一九七〇自美來港，半個世紀來，一直是明月的讀者，九七之後，香港經歷許多變折，政治社會越趨多變，民粹化、意識型態化，幸而明月始終保有開明、理性和中道精神，殊屬難得，更為可貴的是明月一直展現了文化的品味。值逢明月五十五歲生日，特書守住文化的品味七字為賀為禱。

千禧二十年十二月庚子之冬

金耀基

八十後老讀者

守住文化的品味

明月創刊迄今五十五年（編按：一九六六至二〇二一），我一九七〇自美來港，半個世紀來一直是明月的讀者，九七之後，香港經歷許多變折，政治社會越來越民粹化、意識型態化，幸而明月始終保有開明、理性和中道精神，殊屬難得，更為可貴的是明月一直展現了文化的品味。值逢明月五十五歲生日，特書守住文化的品味七字為賀為禱。

千禧二十年十二月庚子之冬

金耀基

八十後老讀者

（明報月刊資料室）

金耀基

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詩緣西子湖

—杜若鴻—

一、詩意棲居

冷鋒
細雨
斜風

依偎

於

夜靄 朦朧

美的淒涼……

淡月

清輝

微風

偎擁

於

暗香 浮動

美的幽涼……

二、西湖飄雪

淡水暮色

西子如病中美人

朦朧中

帶點沙啞……

但見雪花點點

渾似西子淚

最是鬱結情難暢

猶有風雪壓枝頭……

三、湖隱

斜風 細雨

於這幽道綿延……

輕舟 無聲划過

只掠起 幾抹楓韻

未許是何時

漫無目的地 流連

成了嫵愛

隱入湖心

天地俱靜……



杜若鴻攝

(杜若鴻為香港大學法律學士、哲學博士，有「詩行者」之譽。現執教於香港大學，為二〇一八年新加坡國立大學訪問學人、香港文學館文化學術館藏委員會委員。代表作有《中華文化論衡》、《西湖三部曲》。)

明月潭區

總十八期

二〇二四年十月

